

卷之三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七

六十五

提督直隸學政監察御史餘姚聞人詮校正

直隸常州府知府遂昌應櫟刊行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

矣呂氏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

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待其上姦子曰好賢如緇

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願刑不試

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緇衣鄭國風首

篇美鄭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詩
大雅文王之篇國詩作邦○呂氏曰好賢必如
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矣不必爵命之
數勸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故曰爵不瀆而民
作愿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
矣不必形罰之施而民自畏服故曰刑不試而
民咸服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子曰
故為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子曰
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
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
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
有孫去聲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
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謂遜

逃遜苟免也○應氏曰命當依書作靈善也子
○石梁王氏曰傲論語為此言意便不足

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
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
是民之表也大學曰其所令反子曰禹立三年

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

之孚下土之式豈必盡仁者言不必朝廷盡是
仁人而後足以化民也得一仁

人為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所謂君仁莫不仁
也此所以禹以一仁君立三年而百姓皆以仁
遂故引詩書以明之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
顯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大雅下武

之篇言武王能成王者之德子曰上好仁則下

孚信于民而天下皆法式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

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悅其上矣詩云有格覺

德行去聲四國順之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

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為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所志所

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已之善而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詩大雅抑之篇格當依詩作

也覺言有能覺悟人以德行者則四國皆服從之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

紵弗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

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

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詈愆于儀

綸綬也疏云如宛轉繩紵引棺大索也危高也

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也魯過也○呂氏曰大

人王公之謂也游言無根不定之言也易曰誣

善之人其辭游為人上者倡之以誠慤篤實之

言天下猶有欺詐以罔上者苟以游言倡之則

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可言而不

可行過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君子弗言

弗行則言行不越乎中民將效之言不敢高於

行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敢子曰君子道人以

高於言而必為可繼之道也言而禁人以行去聲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

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

胡快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烏緝熙敬

止道化誨之也道人以言而必慮其所終恐其

以行而必稽其所敝慮其末流之或偏也如是

則民皆謹言而慎行矣詩大雅抑之篇大雅文

王之篇朱子云穆穆深遠之意於嘆美辭緝繼

續也熙光明也敬止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兩引

詩皆以為謹言之證○呂氏曰進取於善者

夷考其行而不掩猶不免於狂况不在於善者

乎故曰言必慮其所終夷惠之清和其末猶為

隘與不恭故曰行必稽其所敝文王之德亦不

越敬其容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干雍容有

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

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詩

雅都人士之篇周忠信也○馬氏曰狐裘黃黃

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

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於周實以君子之德也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

惑於其君矣尹吉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不言之

禮記卷之三

四

善惡惡之分定民情所以不貳也詩小雅小明之篇引之以明章善之義子曰上人

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

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

行去聲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

君不勞矣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瘵丁但反小雅

曰匪其止共恭維王之邛詩大雅板之篇板板反戾之意卒盡也瘵

詩作瘵病也假上帝以言幽王反其常道使下民盡病也小雅巧言之篇邛病也言此讒人非

止於敬徒為王之邛病耳板詩證君道之失巧

言詩證臣道之失也○呂氏曰以君之力所不能及而援其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徒為難從難聽以勞其君

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方氏曰示民不以信則為上之人可疑可疑則百姓其有不惑者乎

事君不以忠則為下之人難知難知則君長其有不勞者乎章其所好之善故足以示民而成

俗慎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不淫若是則上下無可疑者故曰民不惑矣臣有可儀之行

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則凡有所行者子曰政之無偽行矣苟有所言者無虛辭矣

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

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

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康誥甫刑皆周書播布也

以啓迪斯民也○呂氏曰政不行教不成由上之人爵祿刑罰之失當也爵祿非其人則善人

不足勸刑罰非其罪則小人子曰大臣不親百

不足耻此之謂褻刑輕爵

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

而邇臣比毗志反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

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

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

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失涉反公之顧命曰母

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

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

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

太過而然耳由是邇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

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故大臣所以不可不敬

者以其為民所瞻望之儀也邇臣所以不可

不慎者以君之好惡係焉乃民之所從以為道

者也人君不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至於怨

乎不以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至於疾其

君不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

賢無所壅蔽而得見知於上矣葉公楚葉縣尹

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顧命臨死回顧之言也

母以小謀敗大作謂不可用小臣之謀而敗大

臣所作之事也疾毀惡之也莊猶正也敬也君

敬之謂也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

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

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

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親善遠惡人心

錯諸枉則民服今君既不親賢故民亦不親其

上教令徒煩無益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彼小

人初用事求我以為法則惟恐不得既而不合則空執留之視如仇讐然不用力於我矣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也子曰小人君陳周書兼引之皆為不親賢之證

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藜

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

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

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

子不可以不慎也小人民也溺為其所陷也水為柔物人易近之然其德雖

可狎而勢不可親忘儉而不知戒則溺矣君子士大夫也言行君子之樞機出好與戎皆由於

謂天子諸侯也國以民存亦以民亡蓋惟其蔽

於情而不可以理喻故鄙陋而不通書言可畏非民此所以不可慢也棄而不保則離叛繼之矣三者皆在其所藜故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悅命曰惟

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

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平

反尹吉告曰惟尹躬先舊本作天見于西邑夏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母書作無伊尹告太甲不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之括也度者法度射者之所準望釋發也言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

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

傳說告高宗謂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

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德謹於在笥者戒輕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嚴於省躬者戒輕動也孽災也追逃也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國語曰忠信為周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凡四引書皆明不可不慎之意子

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

牙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與咨同冬祈寒小

民亦惟曰怨

此承上文大人溺於民之意而言昔吾有先正以下五句逸詩也下

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之篇言今日誰人秉持國家之成法乎師尹實秉持之乃不自為政而信任群小終勞苦百姓也君牙周書資書作咨此傳寫之誤而下復缺一咨字鄭不取書文為定乃讀資為至今從書以資字屬上句○方氏曰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猶於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去聲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

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度言同詩云

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義不壹或從或違也行無類或善或否也君陳書言

謀政事者當出入反覆與眾人共虞度其可否而觀庶言之同異也詩曹風鳴鳩之篇引以證

義壹行類。呂氏曰有物則非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歸於一而不可變生乎由是死

乎由是故志也名也不可得而奪也多聞所聞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也質正也不敢自信

而質正於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勿失也親之者問學不厭也雖由多聞多知

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子曰唯君之略者約也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

子能好去聲其正如字小人毒其正如字故君子之朋

友有鄉去聲其惡鳥路反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

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舊讀正為匹今從呂氏說讀如字蓋

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君子固好其同道之朋矣小人亦未嘗不

好其同利之朋不當言毒害其匹也小人視君子如仇讐常有禍之之心此所謂毒其正也君

子所好不可以非其人故曰朋友有鄉所惡不

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前章言章善瘳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今好惡未明民情歸一

故邇者遠者不惑不疑也詩周南關雎之篇言君子有良善之仇匹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引以證同道之朋

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

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既醉之篇言朋友

所以相檢攝者在威儀以喻不在貧賤富貴也

馬氏曰賢者宜富貴而富貴者未必皆賢惡

者宜貧賤而貧賤者未必皆惡於其貧賤而輕
有以絕之則是好賢不堅也於其富貴而重有
以絕之則是惡惡不著也是志在於利子曰私
而不在於道人雖曰不利者吾不信也

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

周行如字。上文言好惡皆當循公道故此言

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

決不留之於已也詩小雅鹿鳴之篇周行大道

也言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而已引以明

不留私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

惠之義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

葛覃曰服之無射亦。呂氏曰此言有是物必

有是事登車而有所禮則憑

軾有軾則有車無車則何所憑而式之乎衣之

久必敝有衣然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言必

誠無物引葛覃言實有是服乃可久服而無厭

也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

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舊讀為顧言而行

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

圭之珪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

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割田

申觀勸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從順也謂

言順於理而行之則言為可用而非文飾之言

矣行順於理而言之則行為可稱而非文飾之

行矣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寡言而行即訥於

言而敏於行之意以成其信謂言行皆不妄也

大其美者所以要譽小其惡者所以飾非皆言之所為也君子寡言以示教故民不得如此詩大雅抑之篇玷缺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也展誠也君奭周書言昔者上帝降罰于殷而申重獎勸文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抑詩證言不可飾車攻詩證行不可飾引書亦言文王之實有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平聲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政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貞婦人吉夫子凶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為巫為醫此言為卜

筮乃是求占於卜筮龜筮猶不能知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筮亦不能定其吉凶况於人乎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言卜筮煩數龜亦厭之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也易恒卦三五爻辭承進也婦人之德從一而終故吉夫子制義故從父則凶也。應氏曰引兌命有誤當依今書文。馮氏曰此篇多依倣聖賢之言而理有不純義有不足者多矣

奔喪第三十四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境哭盡哀而止哭辟避市朝望其國

竟哭

始聞親喪總言五服之親也不以夜行避

辟市朝為

至於家人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

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去聲哭成踊

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此

奔父喪之禮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新

死未忍異於生故入自門左升自西階也在家

而親死則笄纚小斂畢乃括髮此自外而至故

即括髮而袒衣也鄭云已殯者位在下此奔喪

在殯後故自西階降而即其堂下東之位也襲

經者掩其袒而加要經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

堂上序墻之東也不散麻者亦異於在家之節

也此絞帶即襲經之經非象革帶之絞帶也經

重象革帶之絞帶輕反位復先所即之位也凡

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已之位而

哭踊也成踊說見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

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去聲者

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

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皆如初者如

成踊與送賓反位也次倚廬也在中門外又哭
明日之朝也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皆升堂而
括髮且袒如始至時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
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
北面哭盡哀免問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
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

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非主人其餘或親或疏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亦入自門之左而不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

哭也免麻謂加免於首加經於要也上文言襲經于序東此言免麻于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

下序墻之東凡袒與襲不同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賓客故不變所哭之位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

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

禮於又哭不括髮父喪襲經于序東此言襲免經于序東即加免輕於父也

○疏曰此謂適子故云拜婦人奔喪升自東階

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也

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鬢側瓜即位與主人拾

其劫踊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東階東面階非

反之門東階即雜記所謂側階也鬢說見小記東

髮鬢於東序不鬢於房變於在室者也拾更也

主人與之更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

踊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

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

及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

墓此奔喪者是適子故其衆主人之待之者與

婦人皆往墓所就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即其主人之位遂冠平歸入門左北

禮畢則相者以畢事告

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

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
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
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
於五哭相者告事畢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
行於道路也冠謂素委貌
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五哭者初至象始死
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
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服
皆數朝哭不數夕哭鄭云既期而至者則然故
相者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哭不五哭而畢
也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文免成踊
亦爲去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問以
終事他如奔父之禮疏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
時也及殯壹括髮不及殯

亦一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

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

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

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袒衍成

踊於三哭猶免袒袒衍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

相者告事畢疏曰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總麻
月日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

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
小功總麻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

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
亦三日成服其總麻者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

日成服也東即位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則是主人代之拜此奔喪者當主人代拜賓時已則成踊也又曰經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總言袒而稱襲者容齊衰重得為之襲也又按上文為父不及殯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故知二袒字

衍文也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哭問故又哭盡

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

送賓如初

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此乃詳言其節次餘見前章

若除

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

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

句

於家不哭主人

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袒經者袒而襲襲而加經

也遂除即於墓除之也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著平常言服也雖與之哭於墓而不為踊以服除哀殺也故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云與之哭不踊齊衰大功小功總之服其奔喪在除服之後者惟首免要麻經於墓所哭罷即除無括髮等禮也故云所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

異者免麻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

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
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
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命以出而
聞父母之喪則固爲位而哭其餘不得爲位也
此言非親喪而自齊衰以下亦得爲位者必非
奉君命以出而爲私事未奔者也此以上言五
哭者四前三節言五哭皆止計朝哭故五日乃
畢獨此所言三日五哭卒者謂初聞喪一哭明
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并記夕哭者以
私事可以早畢而亟謀奔喪故也曰主人出送
賓者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爲之出送
賓也所謂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出送賓
是也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成服拜賓者
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爲成服其後有賓亦與
之哭而拜之也前兩節五哭後不言拜賓者省

文耳若所爲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齊衰望
后往亦可蓋外喪緩可容辦集而行也

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

位而哭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者謂本是哭之

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

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檀弓云師

又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
在寢矣舊說異代之禮所以不同不然記者所
聞或誤歟○鄭氏曰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

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侯在他

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

而哭凡為位者壹袒

九九哭也七七哭也九哭者九日七哭者七日餘傲

此此以尊卑為日數之差也大夫哭諸侯哭其舊君也亦不敢拜賓避為主也在他國為使而出也與諸侯為兄弟亦謂在異國者壹袒謂為位之日也明日以往不袒矣若父母之喪則必三袒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

從主人北面而踊

已所知識之人死而往弔之時已在葬後矣必先哭于其

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主人墓左西向賓北面向墓而踊固賓主拾之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

為主父没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

不同親者主之

此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父没之後兄

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同宮猶然則異宮從可知之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為

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為主也

不同親者主之謂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為之主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

此言小功總麻之兄弟死而聞計在本服月日之外雖不稅而

初聞之亦必免袒而成其踊者以倫屬之親不可不為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左手在上

耳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

麻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總麻嫁則降在無服也哭

之亦為位麻者弔服而加總之環經也。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

麻故知弔服加麻也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

之成踊而后襲於土襲而后拜之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
之人也尊
卑禮異

問喪第三十五

親始死雞笄斯反徒跣扱插上衽交手哭惻

怛之心痛疾之意傷昏乾干肝焦肺水漿不入

口三日不舉火故隣里為之糜粥以飲去聲食嗣

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

不甘味身不安美也雞斯讀為笄纏笄骨笄也

子先去冠惟留笄纚也徒空也徒跣無屨而空

踐也上衽深衣前襟也以號踊屨踐為妨故扱

之於帶也交手哭謂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三

日而歛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

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謨本氣盛故

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哭踊本有數

又在常節之外也懣煩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背擊心爵踊殷

殷上聲田田如壞怪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

辟婢尺反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

也發開也爵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其往送也

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

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

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去聲矣不可

復扶又反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望望瞻望

之意也汲汲促急之情也皇皇猶彷徨之意盡哀而止者他無所寓其情也心悵焉

愴焉惚焉慄焉苦代反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

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上聲而歸不敢入

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去聲塊哀

親之在上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

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此言反哭至終喪之情惚猶恍惚也慄猶

嘆恨也勤謂憂苦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歛者何也曰孝

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

安可得奪而歛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歛者以俟

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

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

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丁亂反決以

三日爲之禮制也此記者設問以明三日而歛之義或問曰冠

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

故為之免問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於縷

者不袒跛補火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

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

悲哀擊脅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

哀之至也免而袒袒而踊先後之次也有一疾

不踊則惟稽顙觸地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

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

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劉氏曰已冠者為

著免蓋雖去冠猶嫌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

未冠則雖為喪亦不免以其未冠故不嫌於不

冠也若為孤子而當室則雖童子亦免以其為

喪主而當成人之禮也如童子不杖以其不能

病也而當室則杖童子不總幼不能知踈遠之

哀也而當室則總總者以其當室而為成人之

免且杖則亦可為成人之或問曰杖者何也曰

竹桐一也故為父苴七須杖苴杖竹也為母

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

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力垂以杖

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

杖辟避尊者之處去聲也堂上不趨示不遽其慮

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苴杖圓而象天削杖方以象地又以桐為同之義言哀戚同於喪父也堂上不趨亦謂父在時也急遽則或動父之情故示以寬暇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七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八

提督直隸學政監察御史餘姚聞人詮校正

直隸常州府知府遂昌應櫝刊行

服問第三十六

傳去聲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始姑有屬從有

徒從故皆以從言。○疏曰公子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為母練冠諸侯没妾子得為母大功而妾子之妻則不論諸侯存没為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為之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皇君也比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有從重而輕為妻之與女君同故云皇姑也

父母

妻為其父母齊衰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乃總麻是從重而輕也

有從無

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疏曰公

不服已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

經惟云公子外兄弟而知其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皆降一等

夫為姑之子總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為之有服故知其為公子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

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為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

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鄭氏曰凡公子厭

君之子不降。疏曰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而服之是從有

服而無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

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

服也。鄭氏曰雖外親亦無二統三年之喪既

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

經服其功衰。疏曰謂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

喪之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此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麗細正同而以父葛為

重故帶其故葛帶也經期之經者謂三年之喪練後首經既除故經期之葛經若婦人練後麻

帶除矣則經其過葛經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功衰者父喪練後之衰也雜記疏云

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

功無變也。疏曰三年喪練後有大功喪亦既葬亦帶其故葛帶而經期之葛經也故

云亦如之小功無變者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
 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
 重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疏曰大功以上為帶者麻之根本并
 留之合紉為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小功
 以下其經燥麻斷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
 三年之葛舉其重者其實既練遇麻斷本者
 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
 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
 之疏曰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於免經之者以練無首經於
 此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功之經
 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經每可以經之時必為
 之加經既經則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
 去之自練服也
 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

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吐

反。疏曰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
 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當總小功
 著免之節則首經其總與小功之經所以為後
 喪總經者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要中所
 著仍因其初喪練之葛帶輕喪之麻本服既輕
 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稅謂變易也
 總與小功麻經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惟殤長
 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

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

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疏曰殤長中者謂本

服大功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為之小功婦
 人為長殤小功中殤則總麻如此者得變三年
 之葛著此殤服之麻終竟此殤月數如小功則
 五月總則三月還反服其三年之葛也既服成

不改又變三年之葛不是重此麻也以殤服質略自初死服麻以後無卒哭時稅麻服葛之禮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之殤男子婦人俱為之總麻其情輕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按上文麻有本者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者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君為天子三功總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

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諸侯

為天子服斬衰三年外宗見前篇諸侯外宗之婦為君期夫人為天子亦期故云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有繼世之君所主夫人妻天子道不為天子服者遠嫌也**適婦**也其妻為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喪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鄭氏曰士為國君斬

小君期天子居服斬臣從服期。疏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得為君與夫人及君之

大子者服如士服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

及僕駟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疏曰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服

期非夫人則君服總故羣臣無服也近臣闔寺之屬僕御車者駟乘車右也唯君所服服者君

總則此等**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

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

則否疏曰君為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謂以他事而出非至喪所亦著

錫衰首則皮弁也當事若大歛及殯并將葬啓殯等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則首服

皮弁也大夫相為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若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而往臨其喪亦服錫衰但不常著之以居或以他事出則不服也。錫衰之布以總布而加灰治弁經制如爵弁素為之加環經其上。凡見人無免如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脫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見人往見於人也經重故不可釋免入公門雖稅齊衰亦不脫經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稅傳曰臯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如也罪重者附輕者附於下刑此五刑之上附下附也大功以上附於親小功以下附於疏此五服之上附下附也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間傳第三十七

鄭氏曰名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現

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臯大功貌若止

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

服苴苴經與苴杖也麻之有子者以為苴經竹杖亦曰苴杖惡貌者疏云苴是黎黑色又小記疏云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所以衰裳經杖俱備苴色也首者標表之義蓋顯示其內心之哀痛於外也臯牡麻也枯黯之色似之大功之喪雖不如齊斬之痛然其容貌亦若有所拘止而不得肆者亦變其常度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偯於豈小功總麻

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若如也往而不反一舉而

至氣絕似不回聲也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俵餘聲之委曲也小功總麻情輕雖哀聲之從容

亦可斬衰唯上聲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

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

語者也唯應辭也不對不答人以言也不言不先發言於人也不議不泛論他事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

功總麻再不食士與去聲歛焉則壹不食故父母

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

疏食嗣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

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一溢

四分升之一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

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

醬中如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

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中月間一月也前篇中一以上亦訓為間二十

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也。疏曰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父母

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稅脫經帶齊衰之喪

居聖室下剪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

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倚廬聖室見喪大記芻蒲

之可為席者但翦之使齊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

柱主楣翦屏芊翦不納期而小祥居聖室寢有

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柱楣謂舉

倚廬之木拄之於楣使稍寬明也翦屏者翦去

戶旁兩廂屏之餘草也自上章唯而不對以下

至此有與雜記喪大記喪服小記之文斬衰三

不同者記者所聞之異亦或各有義歟斬衰三

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

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

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

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

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

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總麻降正義同用十五升

布去其七升半之縷蓋十五升者朝服之布其

幅之經一千二百縷也今總布用其半六百縷

為經是去其半也有事其縷者事謂煮治其紗

縷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洗治其

布而即以製總服也若用為錫衰則加灰以洗

治之故前經云加灰錫也然則總服是熟縷生

布其小功以上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

皆生縷以織矣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

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絢七

反緣去聲要平聲經不除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

為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為衰

布者三升以下之布麓疏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之布相近故稱成也去麻服葛者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經而繫葛經婦人去首之麻經而著葛經也葛經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經易要之麻經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蓋單糾為一重兩股合為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為一繩是三重也。疏曰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又以練為中衣以練為領。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小祥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經婦人則易首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經此易輕者也。

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疏曰二十五日除脫則首服素冠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祭祭畢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素縞麻衣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祭訖則首著織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黑經白緯曰織。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鄭氏曰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疏曰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包也。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愚謂特者單獨而既練遭大功之喪麻無所兼之義非謂特留也。

葛重

疏曰斬衰既練男子惟有要帶婦人惟有首經是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

大功麻經又以大功麻經易練之葛帶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又以大功麻經易練之葛經是

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著期之葛經婦人經其練之故葛經著期

之葛經是重葛也。疏言期之葛經期之葛帶謂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經葛帶也。又

按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者謂斬衰齊衰服也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有即葛九月之文是大功

婦人亦受葛也又士虞禮餞尸齊衰之喪既虞章註云婦人大功小功者葛帶

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此據男子言之以大功麻帶易

齊衰之葛帶而首猶服齊衰葛經首有葛要有麻是麻葛兼服之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

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

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同者前喪既葬

之葛與後喪初死之麻麤細無異也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即上章重者特之說

也易輕者即輕者包是也服問篇云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言成人

之喪也此言大功以下同則兼服者是據大功之長殤中殤也。疏曰兼服之但施於男子不

包婦人今言易輕者則是男子易於要婦人易於首也

三年問第三十七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去聲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

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

也創平聲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

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

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

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

斷丁亂反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不人

能無羣羣不可無別立文以飾之則親疏貴賤

之等明矣弗可損益者中制不可及亦不可

過是所謂無易之道也治親疏貴賤之節者惟

喪服足以盡其詳服莫重於斬衰時莫久於三

年故此篇列言五服之輕重而自重者始。石

梁王氏曰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為二

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間一月則所間之月是

空一月為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為二十七月徒

月則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

樂矣月則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類則失喪去聲

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

焉鳴號平聲焉躅直亦反焉踟直六反焉然

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周啾啾之

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去聲

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鳥獸之愛其類

充其類此所以天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

地之性人為貴也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

陳編

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

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先王制禮蓋欲使過之者俯而就之則送死有已復

生有節不至者跛而及之則不至於鳥獸之不一若矣壹使足以成文理謂無分君子小人皆使之遵行禮節以成其飾羣之文理則先

王憂世立教之心遂矣故曰釋之也然則何

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

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

如焉以是象之也疏曰父母本三年何以至期是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

云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

再期也又問既是以期斷矣何以三年也答謂孝子加隆厚於親故如此也焉語辭猶

云所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

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色介期九月以為間平聲

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

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

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

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

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

喪也弗及恩之殺也三月不及五月五月不及九月九月不及期也期與大功在隆殺之

間故云期九月以為間也取象於天地者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也取則於人者始生三月而翦髮三年而免父母之懷也和以情言謂情無不睦也壹以禮言謂禮無不至也人之所以相與羣居而情和禮壹者其理於喪服盡之矣父母之喪無貴賤故曰天下之達喪也達論語作通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

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見音現要平聲縫去聲。

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則其被於體也深邃故名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焉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著在朝服祭服之內曰中衣但大夫

以上助祭用冕服自祭用爵弁服則以素為中衣士祭用朝服則以布為中衣也皆謂天子之大夫與士也喪服亦有中衣檀弓云練衣黃裏繅綠是也但不得繼揜尺耳。楊氏曰深衣制度惟續衽鉤邊一節難考鄭註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鄭註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意盖言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

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為衽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之前後也又衣圖云既合縫了又再覆縫方便於著以合縫者為續衽覆縫為鉤

邊。要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為半之也玉藻云縫齊倍要也是也
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

下毋厭

於卑

髀俾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劉氏曰

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回轉也玉藻云袂可
以回肘是也肘臂中曲節袂袖也袂之高下與
衣身齊二尺二寸古者布幅亦二尺二寸而深
衣裁身用布八尺八寸中屈而四疊之則正方
袖本齊之而漸圓殺以至袪則廣一尺二寸故
下文云袂圓應規也衣四幅而要縫七尺二寸
又除負繩之縫與領旁之屈積各寸則兩腋之
餘前後各三寸許續以二尺二寸幅之袖則二
尺有五寸也然周尺二尺五寸不滿今舊尺二
尺僅足齊手無餘可反屈也曰反屈及肘則接
袖初不以一幅為拘矣凡經言短毋見膚長毋
被土及袂可運肘袂反及肘皆以人身為度而
不言尺寸者良以尺度布幅有古今之異而人
身亦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朱子云度用指尺
中指中節為寸則各自與身相稱矣玉藻朝祭
服之帶三分帶下身居二焉而紳長制士三尺
則帶下四尺五寸矣深衣之帶下不可厭髀骨
上不可當脅骨惟當其間無骨之處則少近下

也然此不言帶之制玉藻云士練帶率下辟等
皆言朝祭服之帶也朱子深衣帶蓋亦彷彿玉
藻之文但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
禪復異耳

應規曲袷劫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胡瓦以應

直下齊咨如權衡以應平裕交領也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踝居

跟也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故云負繩也下齊裳末緝處也欲其齊如衡

之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

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

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

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

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

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以袂園

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為容儀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以為方其義解抱方

也。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

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吊練冠深衣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深衣

縞總以趨變此吉凶男女之同也蓋簡使之服非朝祭皆可服之也。方氏曰十二幅應十二

月者仰觀於天也直其政方其義者俯察於地也裕之高下可以運肘者近取諸身也應規矩

繩權衡者遠取諸物也其制度固已深矣然端冕則有敬色所以為文介冑則有不可辱之色

所以為武端冕不可以為武介冑不可以為文

兼之者惟深衣而已王藻曰夕深衣深衣燕居之服也端冕雖所以脩禮容亦有時而燕處則

深衣可以為文矣介冑雖所以臨戎事亦有時而燕處則深衣可以為武矣雖可為文非若端

冕可以視朝臨祭特可贊禮而為擯相而已雖可為武非若介冑可以臨衝特可運籌以治軍

旅而已制有五法故曰完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故曰弗費吉服以朝祭為上燕衣則居其次焉

故曰善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會具

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去聲純

邊廣去聲各寸半績畫文也純衣之緣也袂緣緣

廣一寸半袷則廣二寸也。呂氏曰三十以下無父者可以稱孤若三十之上有為人父之道

不言孤也純袂緣純邊三事也謂袂口裳下衣裳邊皆純也亦見既夕禮

投壺第四十

投壺之禮主人奉上聲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

人請曰某有枉矢反哨七笑壺請以樂賓賓曰子

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岳敢辭主人

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

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

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中

盛筭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問如驢形一角而歧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其壯未聞皆刻木為之上有圓圈以盛筭枉材不直也哨口不正也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左傳

晉侯與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也賓再拜受主人般盤還旋

曰辟避主人乍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方氏曰

不敢直前則辟之容也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已拜受矢進即兩

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

人於乍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乍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也

賓主之席皆南向司射進度徒洛壺句間以二矢半反

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疏曰司射於西階上於

主筵前量度而置壺於賓主筵之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之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

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太廣矢長九扶四指
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
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矢雖有長短而度壺
則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是室中去席
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度壺
畢仍還西階上之位而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
中乃於中之西而東請賓曰順投為入比
面手執八筭而起

投不釋勝飲去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

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

如之疏曰司射執八筭起而告于賓曰投矢於

以末入則不名為入亦不為之釋筭也

賓主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而喜不待後

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筭也

若投之勝者則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即此勝

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之正爵既行行

爵竟也為勝者立馬者謂取筭以為馬表其勝

之數也謂筭為馬者馬是威武之用投壺及射

亦是習武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

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

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

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

三故云一馬從二馬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為

亦如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去聲若一大師曰諾

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為投壺之節貍首詩篇

名也今亡間若一者詩樂作止所間躡數之節

均平如一也左右告矢具請拾其劫投有入

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為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師樂官之長也

王智

主賓席皆南向則主居左賓居右司射告主賓以矢具又請更迭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而釋一筭於地司射東面而立釋筭則坐也賓黨於右者在司射之前稍南主黨於左者在司射之前稍北蓋卒投司射執司射東面則南為右北為左矣

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上聲二筭為純全一純以取

一筭為奇反居衣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

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疏曰純全也二筭合為一全地上取

筭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筭謂不滿純者奇也故云一筭為奇以奇筭告者奇餘也左右數均等之餘筭手執之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賢謂勝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筭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假令九筭則曰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

各執一筭以告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去聲者皆

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去聲酌酒者行罰爵

酌者勝黨之弟子也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解升酌坐而奠於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手捧之而言賜灌灌猶飲也謂蒙賜之飲也服善而為尊敬之辭也其勝者則跪而言敬以此觴為奉養也雖行罰爵猶為尊敬之辭以答賜灌之辭也正爵既行請

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

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

馬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為勝者樹立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筭之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兩

勝而立二馬其主黨但一勝立一馬即舉主之
 一馬益賓之二馬所以助勝者為樂也以慶謂
 以此慶賀多馬也飲正禮慶爵之後司射即請
 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也禮畢則行無筭爵。
 鄭氏曰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疏
 曰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筭一馬從
 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慶禮曰三
 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
 筭多少
 視其坐籌室中五扶膚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
 長去聲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
 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
 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上聲其皮筭
 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筭也籌矢
 也扶與膚同室中五扶以下三句說見上章。

呂氏曰棘柘之心實其材堅且重也毋去其皮質而已矣魯令弟子辭曰毋

幠呼毋教傲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常爵

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教毋偕立毋踰言若是

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去聲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

及使如字者童子皆屬主黨石梁王氏曰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與上

文薛令弟子若是者浮相屬今從之。弟子賓
 黨主黨之年穉者投壺時立於堂下以其或相
 褻狎故戒令之魯薛之辭意同而文小異故記
 者並列之幠亦教也偕立不正所向也踰言遠
 談他事也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疏曰浮
 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庭長即
 司正也冠士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也
 樂人國子之能為樂者非作樂之瞽人也使者

主人所使鼓 ○ □ ○ ○ ○ □ ○ ○ ○ □ ○ ○ ○ □ ○ ○ ○ ○

薦羞者也 ○ ○ ○ ○ ○ □ ○ ○ ○ □ ○ ○ ○ □ ○ ○ ○ ○

魯鼓 ○ ○ ○ ○ ○ □ ○ ○ ○ □ ○ ○ ○ □ ○ ○ ○ ○

薛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 ○ ○ ○ ○ ○ □ ○ ○ ○ □ ○ ○ ○ □ ○ ○ ○ ○

之為射禮魯鼓 ○ ○ ○ ○ ○ □ ○ ○ ○ □ ○ ○ ○ □ ○ ○ ○ ○

薛鼓 ○ ○ ○ ○ ○ □ ○ ○ ○ □ ○ ○ ○ □ ○ ○ ○ ○

半 ○ ○ ○ ○ ○ □ ○ ○ ○ □ ○ ○ ○ □ ○ ○ ○ ○

鄭氏曰圓者擊鼙方者擊鼓 ○ ○ ○ ○ ○ □ ○ ○ ○ □ ○ ○ ○ □ ○ ○ ○ ○

鼓之異圖而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用半鼓節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禮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八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九

提督直隸學政監察御史餘姚聞人詮校正

直隸常州府知府遂昌應櫝刊行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

對曰丘少居魯衣去聲逢掖之衣長居宋冠去聲章

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

不知儒服鄭氏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疏曰

謂肘掖之所寬大故鄭云大袂禪衣也○應氏曰儒之名始見於周官曰儒以道得名末世不克其道而徒於其服哀公覘孔子之

被服儒雅而威儀進趨皆有與俗不同者怪而問之孔子不敢以儒自居也故言不知儒服。郊特牲云章甫殷道也蓋緇布冠殷世則名章甫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故謂之章甫耳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上聲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卒遽而數之則不能終言其事詳悉數之非久留不可僕臣之僨相者久則疲倦雖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也公於是命設席使孔子坐侍而呂氏曰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儒者講學於閒燕從容乎席上而知所以自貴以待聘下之用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

行以待取皆我自立而有待也德之可貴者人必禮之學之博者人必問之忠信可任者人必舉之力行可使者人必取之故君子之用於天下有所待而不求焉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燭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中猶正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方氏曰衣冠中者言衣之在身。冠之在首皆中於禮也動作慎者言心之所動。事之所作皆慎其德也大讓所以自抗故如慢而不敬小讓所以致曲故如僞而不誠方其容貌之大也則有所不可犯故如威及其容貌之小也則有所不敢為故如愧三揖而後進故曰難進一辭而遂退故曰易退粥粥者柔弱之狀故若無能也是皆禮之所與也儒有居處齊齊難去聲其坐

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去聲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

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

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鄭氏曰齊難

也。呂氏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儒者之學皆

豫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學有豫則義

精義精則用不匱若其始也不敬則身不立不

立則道不克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居處齊難坐

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大賓如

承大祭敬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

陽之和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惟敬與

恕則忿懲欲空身立德克可以當天之變而

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有如此者

也。劉氏曰不爭非特恕也亦以愛死養身以

有待有為不爭小者近者以害大者遠者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

以為土地不祈多積茲四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

易祿也易祿而難畜許云反也非時不見現不亦

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

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呂氏曰儒者之於

天下所以自為者

德而已所以應世者義而已趙孟之所貴趙孟

能賤之我之所可貴人不得而奪也此金玉土

地多積不如信義多文之貴也難得難畜主於

義而所以自貴也雖曰自貴時而行義而合勞

而食未始遠於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五

人而自異也 反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

不更其守驚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短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過言出於已之

失知過則改故不再流言出於人之毀禮義不譽故不極極猶終也言不終為所毀也不斷其威者言其威容不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者言其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用也。鄭氏曰淹謂浸漬之劫脅也沮恐怖之也驚蟲猛鳥獸也。方氏曰驚猛之蟲當攫搏之不程量其勇而後往此况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顧也引重鼎不程其力又以况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為其動則當理而未嘗至於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為其機足以應變而不必豫耳過言則失其正流言則失其原過言不免乎出然其

之為甚也矧可再而二乎流言不免乎聞必止之以智也詎可極而窮乎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滯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呂氏曰儒者之立立於義理而

已剛毅而不可奪以義理存焉以義交者雖疏遠必親非義加之雖強禦不畏故有可親可近可殺之理而不可劫迫辱也滯侈溢也溽濃厚也侈其居處厚其飲食欲勝之也欲勝則義不得立不滯不溽所以立義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為聞過而改者也何謂可微辨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然且將受之况面數

乎。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

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

此者。鄭氏曰：甲，鎧也；冑，兜鍪也；干，櫓也；櫓，大楯也。

呂氏曰：忠，信則不欺；不欺者，人亦莫之欺也。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忠信禮

義所以禦人之欺侮，猶甲冑干櫓可以捍患也。行則尊仁，居則守義，所以自信者，篤雖暴政加

之有所不變也。自立之至者也。首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儒有一

敵之宮，環堵之室，單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

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

以諂，其仕有如此者。疏曰：一敵謂徑一步長百步也。折而方之，則東西南

北各十步。宮，牆垣也。牆，方六丈，環周迴也。方丈為堵。東西南北各一堵。單門，以荆竹織門也。圭，

窬，穿牆為之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蓬戶，編蓬為戶也。甕，牖者，牖，圓如甕口也。又云

以敗甕口為牖，易衣而出者，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

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者，道合則就，即信之而不疑，無患失之心也。上不

答不敢以諂者，不合則去，即安之而不諂，無患得之心也。儒有今人與居古

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稽，適弗逢，世上弗

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

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

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去聲有如此者。楷法式也。上弗

援在上者不引我以升也下弗推在下者不舉我以進也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信其志謂志不可奪也時有否泰道有通塞然其憂思則未嘗一日而忘生民之患也

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

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

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博學不窮温故知新

之益也篤行不倦賢人可久之德也幽居不淫窮不失義也上通不困達不離道也禮之體嚴

而用貴於和忠信禮之質也故以忠信為美優游用之和也故以優游為法賢雖在所當慕衆

亦不可不容汎愛衆而親仁亦是意也毀方而瓦合者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刮而為四其形則

方毀其圓以為方合其方而復圓蓋於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也故曰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辟避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

賢而進達之句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

不求富貴其舉賢援平聲能有如此者疏曰君得

賢者輔助其君使君得遂其志也。應氏曰程

筭其功積累其事不輕薦也下不求報於人上

不求報於國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

位相先也患難去聲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

其任舉有如此者呂氏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

待其朋友而已必同其好惡也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必同其憂樂也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

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踈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此任舉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

者義有厚薄故也儒有澡早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

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

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

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翹與招其君之

過招字同舉也舉其過而諫之也。呂氏曰惟

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在我者未正未有能正人

者也故澡身浴德者所以正已也陳言而伏者

入告嘉謀而順之于外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常在於未形也故曰上弗知也。方氏曰靜而正之者隱進之也麤而翹之者明告之也靜而正之既不見知然後麤而翹之然亦緩而不失節故曰不急為也其行之高皆自然而已不必臨深以相形然後顯其為高其文之多皆素有而已不必加少以相益然後成其

為多世治而德常見重故曰不輕世亂而志常

自若故曰不沮與其所以與不必同乎已也非

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已也。應氏曰治不輕進

若伯夷不仕於武王亂不退沮若孔子歷聘於

諸國非但處而特立於一世儒有上不臣天子下

身亦出而獨行於一世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

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

其規為有如此者慎靜者謹飭而不妄動守身之道也尚寬者寬裕以有容

待人之道也強毅以與人不苟詭隨於人也知

服知力行之要也博學知服即博文約禮之謂也遠於文則質勝而野近文章則亦不使文揜其質也砥厲廉隅者求切磋琢磨之益不刻方以為圓也算法十黍為象十象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八兩為鎰言人君好賢雖分其國以祿賢

者視之如錙銖之輕猶不臣不仕儒有合志同也其所謀度其所作為有如此者

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

流言不信句其行去聲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

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合志以所向言營道以所習言方即術也並立爵位

相等也相下以尊位相讓而已處其下也流言惡聲之傳播也聞之不信不以爲實也其行本

方立義謂所本者必方正所立者必得其宜也同於爲義則進而從之不同則退而避之故曰

同而進不同而退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

寬裕者仁之作也去聲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

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

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

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仁之本謂根本於仁也地猶踐履也作克

廣也能能事也八者皆仁之發見哀公問儒行夫子既歷數以告之矣仁包四德百行之原故

於其終也以仁爲說焉兼有此仁之行而不敢自以爲仁是尊仁而讓善也故曰尊讓有如此

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克屈於富貴不恩

反胡困君王不累去聲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

人之命儒也妄如字常以儒相詬呼構病孔子

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

吾世不敢以儒爲戲隕者如有所墜失穫者如有所割刈克者驕氣之盈

拙者吝氣之歟。鄭氏曰隕獲困迫失志之貌。克拙喜失節之貌。恩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方氏曰無儒者之行而為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而盜儒者之名。故曰今眾人之命儒也。妄以其妄故常為人所詬病。既至舍矣。又曰館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言加信則不以儒相詬矣。行加義則不以儒相病矣。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然旨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多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為而言。故多自夸。大以搖其君。此豈所謂孔子者哉。

大學第四十二

朱子章句

冠義第四十三

疏曰冠禮起早晚書傳無正文。世本云黃帝造旃冕是冕。

起於黃帝也。黃帝以前以羽皮為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天子諸侯皆十二。呂氏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皆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方氏曰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顏色欲其可觀。

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

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呂氏曰禮

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為國也故曰為國本

。方氏曰筮日所以求夫天之吉筮賓所以擇

夫人之賢然筮而不卜何哉蓋古者大事用卜

小事用筮天下之事始為小終為大冠為禮之

始聖王之所重者重其始而已非大事也故止

用筮焉至於喪祭之慎終則所謂大事也故於

是乎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

加有成也巳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呂氏曰主

序端西面贊者筮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即

筮而冠是位與主人同在阼也父老則傳之子

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酌而無鬻酢曰醮醮于

戶西南面賓位也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為

成人敬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三

加而服彌尊亦所以為成人敬也冠於阼醮於

客位者適子也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

焉所以異者不著代也古者童子雖貴名之而

巳冠而後賓字之以成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

人之道故敬其名也

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

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母之拜子先儒疑焉疏以為脯自廟中來故拜

受非拜子也呂氏以為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

庸敬以伸斯須之敬方氏從疏義皆非也此因

成人而與為禮一句似乎凡冠者皆然故啓讀

者之疑惟石梁王氏云記者不知此禮為適長

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為正體故禮之異於眾子

也斯言盡之矣玄冠齊冠也玄端服天子燕居

之服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齊服也摯用雉鄉先

生

生鄉之年德俱高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

者或致仕之人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

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

人少者之禮行去聲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

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

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

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

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

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

尊先祖也呂氏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

異於童稚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親

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此所以為人子為

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孝弟忠順之行

立也有諸已然後可以責諸人故成人然後可

以治人也古者重事必行之廟中昏禮納采至

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於大門

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于廟喪

禮既啓則朝廟皆所以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

冠禮者人道之始所不可後也孝子之事親也

昏義第四十四

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

陽往陰來之義。呂氏曰物不可以苟合

而已故受之以貴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

而其所以合也敬則克終苟則易離必受

謂也

受黃之義乎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曰納采者納鴈以為采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為昏姻之證也請期者請昏姻之期日也夫采擇自我而名氏在彼故首之以納采而次之以問名此資人謀以達之也謀既達矣則宜貴鬼謀以決之故又次之以納吉焉人謀鬼謀皆協從矣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日以期之故其序如此 父親醮子而命

之迎去聲男先去聲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

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

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

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

牢而食合謹而醕以刃反所以合體同尊卑以

親之也疏曰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不異牲也合醕而醕者以一瓢分為兩瓢謂之醕也

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醕醕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程子曰奠鴈取其不再偶。朱子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也。方氏曰筵几於

廟者交神以筵之奉神以安之也。父必親醮非重子也重禮而已御其婦車所以尊之也授之綏所以安之也

以輪三周為節者取陰陽奇偶

之數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矣共牢則不異
牲合鬯則不異爵合鬯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
尊卑之義體合則尊卑同同
尊卑則相親而不相離矣 敬慎重正而后親

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

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

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

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

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父子親而後君臣正者資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現質明替見

婦於舅姑婦執笄煩棗栗段丁亂反脩以見贊醴

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

豚饋明婦順也質明昏禮之日正明之時也贊相禮之人也笄之為器似筓以

竹或葦為之衣以青繒以盛此棗栗段脩之贊脩脯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贊醴婦者婦席於

戶牖間贊者酌醴置席前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

執解右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是祭脯醢祭醴者所以成其為婦之禮也舅姑入于室婦盥饋

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胖載之舅俎右胖載之姑俎無魚腊無稷舅姑並席于奧東面南上饌

亦如之此明其為婦之孝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

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昏禮註云舅姑共饗婦者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舅洗于南洗洗爵以

獻婦也姑洗于北洗洗爵以鬯婦也賈疏云舅
 獻姑鬯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此說是也
 但婦酢舅更爵自薦又云奠鬯酌皆不言處
 所以例推之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于阼姑
 席于房外而婦行更爵自薦及奠獻之禮歟
 疏曰舅酌酒于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席
 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
 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鬯婦更爵先自飲畢更酌
 酒以鬯姑受爵奠於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
 降階各還燕寢也。方氏曰阼者主人之階子
 之代父將以為主於外婦之代姑將以為主於
 內故此與冠禮並言著代也。石梁王氏曰此
 皆為冢婦也今案此一節難曉儀禮圖亦不詳
 明闕之以俟知者

成婦禮明婦
 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
 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去聲於夫以成絲麻

布帛之事以審守委去聲積恣蓋藏去聲是故婦順

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

王重之方氏曰於舅姑言順於室人言和者蓋

謂之和和則不同舅姑之禮至隆也故可順而

不可逆室人之禮相敵也故雖和而不必同茲

其別是以古者婦人先去聲嫁三月祖廟未毀教

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冒之以蘋藻所以

成婦順也祖廟未毀者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
也則於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于公
宮公宮祖廟也既毀謂無服也則於君為疏故
教之于宗子之家德貞順也言辭令也容則婉

媿功則絲麻祭之者祭所出之祖也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古者天

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

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

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

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

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方氏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也有六卿而又有九卿者兼三公數之則謂之九卿由公至士其

數三而倍之止於九者陽成於三而窮於九以其理陽道故其數如此后治陰德而其數亦如之者婦人從夫故也六宮謂大寢一小寢五也先言六宮而后言六官者欲治其國先齊其家之意

也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責見現於天

日為去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

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

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官之職

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

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

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

子

子

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

衰服母之義也鄭氏曰適之言責也蕩蕩徐其穢惡也。朱子曰王者脩德行

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不食也若國無政臣

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實為

非常之變矣。葉氏曰日月之食理所常有也反之陰陽之事者躬自厚之道也天子以男教

勉天下之為子者其道猶父也故其卒也天下為之服斬衰后以女順化天下之為婦者其道

猶母也故其亡也天下為之服齊衰父母為之服者報其恩也王與后為之服者報其義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因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鄭氏謂三年大比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

其義以禮賓之則是禮也三年乃一行諸侯之卿大夫貢士於其君蓋亦如此黨正

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但此禮畧而不載則黨正因蜡飲

酒亦此禮也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

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然鄉人凡有會聚當行此禮恐不特四事也論語鄉人飲酒

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

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

觶音志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

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

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

以免於人禍也鄭氏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

賓于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盥洗

揚觶者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也

拜至者賓主升堂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也

拜洗者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

面再拜拜主人之洗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

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

者既盡也賓飲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酒既盡而拜也

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

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恭之也洗當東榮主人

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疏曰鄉人謂鄉大夫

也士謂州長黨正也

君子謂卿大夫也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者

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酒

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故云賓主共

之也北面設尊玄酒在左是在酒尊之西也地

道尊右設玄酒在西者貴其質素故也共之者

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翼必在

東者示主人以此自絜而事賓也從冠義以來

皆記者疊出儀禮經文於上而陳其義於下以

釋之他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

皆倣此

象三光也贊皇浩齋曰立賓以象天所以尊之

也立主以象地所以養之也介以輔

賓僕以輔主人象陰陽之輔天地也三賓象賓

之長也其以輔賓猶三光之輔于天也三光星

之大者有三其名不可得而考先儒謂三大辰

心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理或然也

禮記卷五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劉氏曰以月魄思之望後

為生魄然人未嘗見其魄蓋以明盛則魄不可見月魄之可見惟晦前三日之朝月自東出明將滅而魄可見朔後三日之夕月自西將墮明始生而魄可見過此則明漸盛而魄不復可見矣蓋明讓魄則魄現明不讓魄則魄隱魄陰象賓明陽象主主人讓賓至於三象明之讓魄在前後三日故曰讓之三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浩齋曰謂賓主介僎之坐象春夏秋冬也或曰介有剛辨之義僎有巽入之義各從其類理或歟

然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

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

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

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

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

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

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主人者厚其飲

食之禮仁之道也為賓者謹其進退之節義之道也求諸天地之氣以定其主賓之位至於俎

豆亦莫不有當然之數焉聖通明也謂禮義所在通貫而顯明也敬其天理之節體夫人倫之

序所得者皆吾身之實理也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謂其足以正身而安國也聖人務焉豈無意哉。浩齋曰天下之禮義無所不通而器數皆有合於自然者聖之謂也無所不通無所不敬禮之所由制也禮之行不在乎他在吾長幼之分而已性之德也禮得於身之謂德由學而後得於身則與先得於人心之同然者亦無異矣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齊才又**肺嘗禮也**啐取內**酒**

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去**飲食也**

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

矣

疏曰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此是賓敬重

主人之禮也賓既祭酒之後與取俎上之肺齊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謂飲主人酒而入

口所以成主人之禮也席末席西頭也按儀禮祭薦祭酒齊肺皆在席之中惟啐酒在席末又

齊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齊是嘗齊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

其敬禮之事敬主人之物故祭薦祭酒齊肺皆在席中啐酒入於已故在席末於席上者是貴

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啐纔始入口猶在席末卒解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云卒解者論其

將欲卒解之事致實則論其盡酒之體酒為觴中之實今致盡此實也。呂氏曰敬禮也食財

也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如知貴鄉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矣

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

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
 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
 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
 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當
 教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
 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坐者坐于堂上立者
 立于堂下豆當從偶
 數此但十年而加一豆非正禮也舊說此是黨
 正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非賓與賢能之飲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
 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

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

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青

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

義辨矣疏曰主人既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
 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介酢

主人則止主人不酢介是及介省矣主人獻眾

賓于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於

賓禮隆眾賓禮殺是隆殺之義別矣。方氏曰

主酌賓為獻賓答主主又答賓為酬是禮也三
 賓則備之至於介則省焉至於眾賓則又省
 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者惟祭酒
 得坐飲酒則立也蓋飲酒所以養老以其卑
 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此所以殺於三賓

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

去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句一人揚

解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洛而不流也工入

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

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

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

亦酌以獻之也間者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

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

庚此為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

崇丘此為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

下笙由儀為三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

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

歌葛覃則笙吹采繁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

蘋合之如此皆竟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于

賓而遂出蓋樂正自此不復升堂矣故云遂出

也一人者主人之吏也此人舉解之後主人使

相禮者一人為司正恐旅肅時有懈惰失節者

以董正之也如此則雖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

和樂而不至於流放矣而無遺矣浩齋曰前言介之無肅眾賓之無酢

者蓋未歌之時也此言賓肅主人主人肅介介肅眾賓者既歌之後行旅肅之時也

沃洗者滌濯之人也雖至賤旅肅之際猶以齒

焉則貴者可知矣自貴及賤無不序降說脫履

齒此所以知其能第長而無遺矣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

亂也亂也浩齋曰前此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

履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履升坐而坐燕也

脩舉也脩爵無數無算爵是也凡治事者朝以

聽政而鄉飲聽政罷方行是朝不廢朝也夕以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脩令而鄉飲禮畢猶可以治私事是莫不廢夕也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則無不醉矣節文終遂者終竟也遂猶申也言雖禮畢主人猶拜以送賓節文之禮終申遂而無所缺則知其安於燕樂而不

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去聲者足以正身安國

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

之易易也總結上文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

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

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

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浩齋曰飲酒之禮莫先於賓主立賓象天立主象地

禮之經也其次立介僎以輔之者紀也其次立

三賓以陪之者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

參然後可行故飲酒之禮必有賓主介僎三賓

然後可行故曰政教之本也前言介僎陰陽此

言象日月者前章言氣故以陰陽象之此章言

體故以日月象之也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

西南象月出也以三光為三大辰正義案昭公

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曰大辰者大火也

伐為大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

時早晚天下之所取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正是亦政教所出也

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

海也方氏曰海有四正言東者取夫水之所歸

也水位居坎而其流歸東者由其生於天

一行於地中故也天傾西北而不足故水之源

自此而生地缺東南而不滿故水之流順此而

行天之所傾地之所缺則其形下矣而善下者
水之性也故其理如此然則水位居北者本天
位也其流歸東者因地勢也南與北合水位居
北而流不歸南者蓋東方之德木木則水之所
生南方之德火火則水之所勝生之為利勝之
為害而善利者水之德也故趨其所生焉。浩
齋曰烹狗以養賓陽氣以養萬物故祖而法之
烹于東方焉海水之委也天地之間海居于東
東則左也故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有左海之
義焉。天地之位南前而北後故以東為左

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玄古之世無酒以水
行禮故後世因謂水

為玄酒不忘本者
思禮之所由起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

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

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

稔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

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

右義偕藏也蠢者物生動之貌天地大德曰生
聖人德合天地故曰產萬物者聖

也假大也稔斂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稔

之以時察言稔斂之以秋時嚴肅之氣也物之

藏必自外而入內故曰中者藏也天子介必東

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

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
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張子曰坐有四位者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若賓主相對則是禮主於敬主矣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間以見賓賢之義因而說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呂氏曰天子南面而立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介間也坐賓主之間所以間之也。方氏曰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產萬物之象所以居東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九

禮記集說卷之三十

提督直隸學政監察御史餘姚聞人詮校正

直隸常州府知府遂昌應檀刊行

射義第四十六

疏曰繫辭云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

作矢註云二人黃帝臣書云侯以明之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呂氏曰諸侯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

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因燕以娛賓不
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以無義
故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序焉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

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

可以言中去聲此可以觀德行矣呂氏曰禮射者必先比耦故一

耦皆有上耦下耦皆執弓而挾矢其進也當階
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
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于楅也
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搯挾揖退與將進者
揖其取矢也有橫弓卻手兼附順羽拾取之節
焉卒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
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
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為繁文末節使人
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之於天下
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其

四肢欲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
之氣生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佚而心亦

為之不安安其所不安則手足不知其所措故
故辟邪侈踰分犯上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自

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
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遜之

行亦無自而作至於久而安之則非禮不行無
所往而非義矣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存

乎內者敬則所以形乎外者莊矣內外交脩則
發乎事者中矣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

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敬恭用
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

其為德可知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

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

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

采繁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
 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
 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
 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
 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節者歌詩以
 為發矢之節
 度也一終為一節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狸首
 七節采蘋采繁皆五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
 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
 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節者三節先以
 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四詩惟狸首亡騶虞
 官虞山澤之官此二職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
 〇呂氏曰彼茁者猥則草木遂其生矣一發五
 紕則鳥獸蕃殖矣吁嗟乎騶虞者所以歸功於

二官也天子之射以是為節者言天子繼天當
 推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萬物此所以樂官備也
 狸首詩亡記有原壤所歌及此篇所引曾孫侯
 氏疑皆狸首詩也狸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
 也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諸侯以燕射會其
 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歡奉天
 子而脩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會
 時也采蘋之詩言大夫之妻能循在家母教之
 法度乃可承先祖共祭祀猶卿大夫已命能循
 其未仕所學先王之法乃可以與國政矣故卿
 大夫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循法也采繁之詩
 言夫人不失職蓋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也
 惟敬以從事是為不失職士之事君何以異是
 此故士之射以此為節者所以樂不失職也
 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
 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

可數朔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曰疏

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也但既為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材藝之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謂生有懸弧之義也

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

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

者未之有也鄭氏曰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疏曰書

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

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

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

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

之具也曾孫侯氏者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如左傳曾孫蒯聵之類是也四

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
 具皆也此四獻皆畢然後射此時大夫君子下
 及衆士無問大小之官無有處其職司而不來
 者皆御侍于君所也以燕以射言先行燕禮而
 後射也則燕則譽者燕安也言君臣上下以射
 而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天子養諸侯以
 禮樂則無所事征討矣而此藝者又諸侯所以
 自爲正身安國之具也舊說曾孫侯氏以下八
 句狸首 孔子射於矍 相去聲之圃蓋觀者如堵
 篇文

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奮

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去聲爲人後者不入其餘

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矍相地名如堵牆言圍

禮將旅肅使相者一人爲司正至將射則轉司

正爲司馬故云射至于司馬也延進也擔衆選

賢而進其來觀欲射之人也賁與僨同覆敗也

亡國亡其君之國也與爲人後言人有死而無

子者則宗族既爲之立後矣此人復求爲之後

也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臣不忠求爲人後者

忘親而貪利此三等入皆在所當棄又使公罔

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

壯孝弟者耆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句

不否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公罔姓裘名

姓點名也揚舉也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

舉觶于賓與大夫儀禮云古者於旅也語故裘

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耄期稱道不

亂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勵僅有存者八十九

百年日期年雖高而言道無所違誤故云稱道

不亂也勵有存者蓋去者多而留者寡矣子路

之延射直指惡者而斥之則無此惡者自入裘

點之揚解但舉善者而留之則非其人者自退

裘之言尚疏點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去

之言則愈密矣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

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

鵠工毒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

鵠反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

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

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繹已之

尋其理之所在也射已之鵠者各中其道之當

然也舍止也道之所止如君止於仁父止於慈

之類○鄭氏曰得為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

侯謂有讓也又司裘註云侯者其所射也以虎

能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準謂之鵠

著于侯中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鵠小鳥難

中是以中之為雋○呂氏曰張皮侯而

棲鵠方制之置侯之中以為的者也

天子將

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

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

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

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

澤宮名其所在未詳疏云於寬

閑之處近水澤而為之射官即學宮也進爵紕地者疏云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

以射石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

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

上聲食嗣之謂也

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此男子之志也人臣所以先盡職事而

後敢食君之祿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之也故曰飯食之謂也飯食

也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發

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為仁由已

射之中否亦由已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已者而惟反求諸其身

孔子曰君

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

朱子曰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

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敬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

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今按揖讓而升未射時也下而復升

以飲則射畢矣揖讓而升孔子曰射者何以射

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

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

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

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郊特牲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謂射者何以能不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音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賢者持弓矢審固故能中的不肖者不能也詩小雅賓之初筵發猶射也爵謂罰酒之爵中則免於罰故云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於爵者以已非者病者不敢當其養禮耳此讓道也

燕義第四十七

此明君臣燕飲之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

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取內掌其戒令與其教治

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

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

其卒子忽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

征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

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庶子即夏官諸

子職也下大夫二人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

卒讀為倅副貳也此官專主諸侯以下衆庶之

子副倅於父之事戒令謂任之征役也教治謂

脩德學道也別其等者分別其貴賤也此屬皆

也司馬弗征者以其統屬於太子故司馬不得而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非上文所言大事也游卒倅之未仕者也此既小事乃民庶所為不使國子之未仕者為之蓋欲存之使脩德學道以成其材也故春則合聚之於大學秋則合聚之於射宮考藝而為之進退焉。疏曰庶者衆也適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倅是副貳於父之言。呂氏曰燕禮有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阼階之上又宵則執燭於阼階上故此篇因陳庶子官之所掌且明所以建官之義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

東南南鄉爾卿

句

大夫皆少進

句

定位也君席

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

莫敢適之義也

爾與邇同南鄉爾卿句絕大夫皆少進句絕少進稍前也定位

者定諸臣之位也適讀為敵自此以下皆記者舉儀禮正文而釋其義也設賓主飲

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

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

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獻主代主

人舉爵獻賓也君尊臣不敢抗行賓主之禮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卑故抗禮無嫌記曰與卿燕

則大夫為賓謂與本國之臣燕則然若鄰國之臣則以上介為賓也公孤也上公之國得置孤

一人公卿之尊次於君復以之為賓則疑於尊卑無辨且嫌於偏上也大夫位卑雖暫尊之為

賓無所嫌疑也。方氏曰既曰為疑而又曰君明嫌者蓋疑未至於嫌特明嫌之義而已君

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

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
 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
 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
 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虚取於下也上必明正
 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
 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
 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
 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先是宰夫代主人行
 爵鼎賓之後君命下
 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鼎賓賓以旅鼎
 於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也此

之謂君舉旅於賓也君所賜爵則特賜臣下之
 爵也此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
 臣辭則賓升而成拜謂復再拜稽首也先時以
 君辭之於禮未成故云成拜也。揚氏曰按公
 取媵爵以鼎賓此別是一禮與尋常鼎賓不同
 此所謂公為賓舉旅也燕禮君使宰夫為獻主
 以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今君舉解於西階之上
 以鼎賓可乎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
 使宰夫為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解以鼎
 賓賓西階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奠解答再拜
 公卒解賓下拜公答再拜畧去勢分極其謙卑
 所以通君臣之情也註云不言君鼎賓於西階
 上及君反位尊君空其文也
 此又所以嚴君臣之分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
 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
 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

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

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設席之位

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皆是南面東上而遙相次此所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小卿之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于西皆之上退立于阼階下西面北上庶子受獻于阼階上亦退立于阼階下庶子次於士是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也獻君者主人酌以獻也公取媵爵以鬯賓賓以旅鬯於西階上此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鬯也而后獻卿者亦主人獻之也公又行一爵亦媵者之爵也若卿若賓惟公所鬯卿亦以旅于西階之上禮亦如初此亦是君舉旅而言卿舉者蓋君為卿舉耳下言大夫舉旅士舉旅其義同而后獻大夫亦主人之獻也公又舉奠解以賜是為大夫舉旅也主人獻士公復賜之是為士舉旅也公舉旅之禮止於士不及

庶子矣而后獻庶子者主人獻之于阼階之上也牲狗也。疏曰公及卿大夫士等牲體薦羞之等差燕禮不載

聘義第四十八呂氏曰天子之與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

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煩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煩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煩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鄰國交聘之禮也聘義者釋聘禮之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

賤也此言卿出聘之介數上公七介者上公親行則介九人諸侯之卿禮下於君二等故

七介也以下放此。呂氏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斯事致文於斯禮者也

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紹繼

也其位相承繼也先時上擯入受主君之命出而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傳而下也賓

之末介受命於末擯而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傳而上也此所謂介紹而傳

命也質正也於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賓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

北為序主君在內迎擯者三讓而后傳命三讓

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

致尊讓也疏曰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待已已

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聘賓之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之後主君

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

而後入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向三讓乃入

廟門也三揖而後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

階北面又揖二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三讓而

後升者謂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君使

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升也士迎于竟境大夫郊勞去聲君親拜迎于大門之

內而廟受北面拜祝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

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

敬讓則不相侵陵郊勞勞之于近郊也用束帛

拜於阼階上拜君命之辱卿為上擯大夫為承者釋此面拜祝之義也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既

反還旋主璋賄贈饗食嗣燕所以明賓客君臣

之義也卿主國之卿也承擯者承副上擯也紹

親執醴以禮賓是君親禮賓也私面謂私以已

禮物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覲私以已禮物

覲見主國之君也牲殺者曰饗生者曰饋致饗

饋者聘覲皆畢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饗饋之

禮於賓也還主璋者賓來時執以為信主君既

受之矣今將去君使卿送至賓館以還之也還

玉畢加以賄贈之禮經云賄用束紡紡今之絹

也饗禮食禮皆在朝燕禮在寢一食再饗燕無

常數。呂氏曰擯者主國之君所使接賓者也

主之有擯猶賓之有介也擯有三者以多為文

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相即擯也入詔

禮曰相出接賓曰擯宗伯卿也故曰卿為上擯

小行人諸侯入王則為承而擯行人大夫也故

曰大夫為承擯士職卑承官之乏以繼擯之事

故曰士為紹擯也使臣之義則致其君臣之敬

於所聘之君主君之義則致其賓主之敬於來

聘之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

臣也

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

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

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

具也

天子制諸侯者天子制此禮而使諸侯行

之也

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

誤謂禮節錯誤也。呂氏曰上下不交則天下

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群也故先王之御諸侯使

之相交以脩其好必使之相敬以全其交其相

交也必求乎疏數之中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

也其相敬也必相厲以禮故使者之誤主君不

親饗食以愧厲之然後仁達而禮行外則四鄰

禮記卷三

三

意

意

意

相親而不相侵內則君臣有義而不相陵也先
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際多為升降之文
酬酢之節賓主有司有不可勝行之憂先王末
之有改者蓋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憚
也故不安於偷惰而安於行禮不耻於相下而
耻於無禮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
士大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
平也節文之多惟聘射養人之至者也諸侯自
為正於射禮聘禮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以
意為深故其義皆曰兵不用自為正之具也以
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
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聘使
之行禮於君則用圭於夫人則用璋其行享禮
於君則束帛加璧於夫人則琮享猶獻也及禮
畢則還其圭璋者以圭璋是行禮之器故重之
而不敢受也璧琮與幣皆財也財在所輕故受

而不還故曰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呂氏曰諸侯相厲以輕財而重禮則遠利而有耻所以民作讓
主國待君出入三積子賜餼客於舍五牢

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
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
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
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
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

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出既行也入始至也積謂饋之牢禮米禾

芻薪之屬其來與去皆三饋之積故云出入三積也餼客於舍謂致饗餼於賓之館舍也三牲

備為一牢五牢之具陳於內謂鉶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賓館東階饌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也禾稊實并刈者也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倍禾倍其數也禮註云薪從米芻從禾疏云薪以炊爨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禾此四物皆在門外乘禽乘行群匹之禽鷹鷺之屬也掌客云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故曰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言不能皆如此豐厚也然而於聘禮則用財如此之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用財雖厚盡禮而止不敢加美以沒禮故內聘不相陵外不相侵皆為有禮以制之故也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入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

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

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

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

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

民順治而國安也呂氏曰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為然故曰至大禮也君臣

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節文之中人之所難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自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義

禮戰勝而教化行矣此國之所以安也射禮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

飲酒之禮酬獻之節極為繁縟故有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者若聘禮則受聘受享請覲然後

酌醴禮賓無酒清肉乾之事特以節文之繁與射禮等皆至日幾中而后

禮成故與射禮兼言之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敢

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

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王之寡故

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

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姑衛反義也垂之如

隊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屈然樂

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如尹字旁達信

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

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

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鄭氏曰縝石似玉縝緻也栗堅兒劇傷也義者

不苟傷人越猶揚也。拙絕止兒樂記曰止如橐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陸氏曰尹正也。乎尹猶言信正。應氏曰尹當作允。乎允皆信也。疏曰圭璋特達謂行聘之時。惟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也。馬氏曰能柔能剛能抑能揚能斂能彰而能備精粗之美以全天人之道者王之為物也。能柔則溫潤而澤所以為仁。能剛則廉而不剝所以為義。能抑則垂之如隊所以為禮。能揚則其聲清越以長其終。拙然所以為樂。能斂則縝密以栗所以為智。能彰則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所以為忠。乎尹於中旁達於外所以為信。始之以仁而成之以信。凡此皆粗而為人道也。於氣如白虹所以為天。精神見于山川所以為地。圭璋特達所以為德。天下莫不貴之。所以為道。凡此皆精而為天道也。七者合而言之皆謂之德。君子所貴以此德也。溫者德之始言始所以見終論語言孔子之五德則始於溫。夔教胄子以四德亦始於溫。詩亦曰溫

溫恭人惟德之基。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王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黃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已聘而還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為器而用玉之美者也。古之善比君子於王者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曰如圭如璧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曰玉振終條理曰瑾瑜匿瑕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古人比君子於王者也。石梁王氏曰因聘禮用玉故論王之德以結此篇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疏曰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

謂之禮訾紫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

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

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

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

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

殊吉凶順人情以為隆殺先王制禮皆本於此

不獨喪禮為然也故曰凡禮之大體吉凶異道

以下始專以喪禮言之喪有四制謂其恩厚者

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疏曰父

故特舉父而言之其實門內門內之治恩揜義

諸親為之著服皆是恩制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

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

制者也門內主恩故常揜蔽公義門外主義故

常斷絕私恩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恩

揜義也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義斷恩也資

猶取也用也用事父之道以事君故其敬同也

人臣為君重服乃貴貴尊尊之大義故曰以義

制者也然五服皆有義服亦是以義制此舉重

者言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

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

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三日

而食始食粥也葬而虞祭始沐不補雖破不補完也

祥之日也素琴無漆飾也與素几素俎之素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

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

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齊衰之服期而除之以心喪終三年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

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瞻主或曰

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

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

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髻其偃

反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

以權制者也疏曰杖之所設本為扶病而以爵

為爵者而設故云爵也遂歷敘有爵之人故云

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服

傳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擔假也尊其為主

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

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皆杖為輔病故也婦人

未成人之婦人童子幼少之男子百官備謂王

侯也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

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已言而后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庶大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不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秃者無髮女秃不髻故男子秃亦不免也袒者露膊偃者可憎故不袒也踊是跳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老及病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至滅性故酒肉養之此

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喪大記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謂為親也此云五日七日為君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也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自三日不怠以至於三年憂其哀漸殺而輕也故曰恩之殺也。鄭氏曰諒古作梁楯謂之梁闇讀如鷓鴣之鷓闇謂廬也廬用梁者所以柱楯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觸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

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

臣下也

君不言謂百官百物不言而事行者也臣下不能如此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

其言辭耳故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

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

喪議而不及樂

說見間傳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

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

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
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

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也比及三

月一節也練一節也祥一節也非仁者不足以
盡愛親之道故於仁者觀其愛非知者不足以
究居喪之理故於知者觀其理非強者不足以
守行禮之志故於強者觀其志一說理治也謂
治歛殯葬祭之事惟知者能無悔事也故曰觀
其理篇首言仁義禮知為四制之本此獨曰禮
以治之義以正之者蓋恩亦兼義權非悖禮也
孝子弟弟貞婦專言門內之治而不及君臣者
亦章首專言父母之喪而
恩制為四制之首故也

禮記集說卷之三十



禮記卷三十一

而義之也... 禮記卷三十一